

田晓文 著

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

● 西方心智史学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

——西方心智史学述评

田晓文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9号

责任编辑 闻兴

**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
——西方心智史学述评**

田晓文 著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天津宝坻县第二印刷厂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780×1092毫米 1/32开本 8.75印张 210千字
1992年7月 第1版 1992年7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80563—245—6/K·034 定价：8.00元

内 容 提 要

西方心智史学是一门主要研究人类心智或精神发展史的历史学分支学科。本书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评述西方心智史学的专著,介绍了这门新兴学科本世纪在西方史坛上兴起和发展的全过程,分析了它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对传统西方史学的创新,肯定了它在考察能普通大众的文化和心态的历史变迁方面所取得的可资借览的积极成果。同时,本书指出了西方心智史学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而在历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陷入重重困境,批判了它所宣扬的唯心史观和其他非科学的历史观,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讨了它所面临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本书适合于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历史学教研人员、研究生、本科生以及其他历史学爱好者阅读。

序

本书是一部评述西方心智史学(intellectual history)的专著。西方心智史学是一门主要研究人类心智亦即精神发展史的历史学分支学科。自本世纪初诞生后，西方心智史学逐渐划分出旧心智史学与新心智史学两大研究趋势。旧心智史学偏重考察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等少数心智精英的思想体系和观念，新心智史学侧重考察广大普通群众的文化和心态。这两大研究趋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历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系列问题上都面临许许多多的难题。本书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释西方心智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分析西方心智史学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心智史学面临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本书的导言阐述了心智史研究中首先需要解答的一个基本命题——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第一、二章概述了西方心智史学的定义之争和两大研究趋势；第三、四、五、六章分析了西方心智史学的产生背景和旧心智史学的三大学派；第七、八、九、十、十一章论述了西方心智史学在本世纪中期的重大转折、新心智史学的兴起和发展动向；第十二、十三、十四章对西方心智史学的两大研究趋势做了综合比较、讨论了它们共同面临的理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历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本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评述西方心智史学的初步尝试，难免有不妥和粗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为避免繁琐，同一著作或文章在本书同一章脚注中重复出

现时，只在作者名下注明“前引书”或“前引文”。读者可在该章前面的脚注中，找到该著作或该文章的全名和出版年代。

本书为庞卓恒教授牵头承担的哲学社会科学“八五”国家规划重点课题中的史学理论课题的一项中期成果，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庞卓恒教授的热情鼓励和悉心指导。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我在此谨向中华社会科学基金会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致以衷心的感谢。并要感谢禄日新同志为本书所作的编辑加工和校改工作。

田晓文

1992年春 于天津

目 录

序	(1)
导 言 存在与意识	
——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	(1)
第一章 界说之争	
——谈谈心智史学的定义问题	(18)
第二章 两大趋势	
——西方心智史学发展的一般特征	(36)
第三章 对兰克学派的挑战	
——西方心智史学的诞生	(53)
第四章 环境与思想	
——西方心智史学的“环境解释学派”	(69)

第五章 思想与历史	
——西方心智史学的“思想解释学派”	(82)
第六章 思想发展的背景	
——西方心智史学的“心智背景解释学派”	(97)
第七章 危机与选择	
——西方心智史学的重大转折	(112)
第八章 开辟处女地	
——西方新心智史学的早期开拓者	(132)
第九章 长时段与精神状态	
——西方新心智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149)
第十章 书籍史、宗教信仰史……	
——西方新心智史学对大众文化的研究	(165)
第十一章 死亡、家庭、性、婚姻……	
——西方新心智史学对生活态度	

的研究 (184)

第十二章 对象、任务、资料和方法

——西方心智史学两大趋势的对
比分析 (204)

第十三章 理论困境与解脱途径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西
方心智史学面临的几个基本
理论问题 (225)

第十四章 启迪

——从西方心智史学看历史研究
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 (246)

导　　言

存在与意识 ——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

存在与意识关系，既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又是一个常新的命题。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一切社会科学家都在探讨人类社会现象及其演变规律时涉及到这一命题，西方心智史学家也不例外。所有唯心主义者都把存在归因于意识，从而对这一命题做出了本末倒置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彻底纠正了唯心主义的谬误，全面地揭示了人的本质、人的社会存在及其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科学地解答了这一命题。

一　人的本质

要说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首先必须弄清人的本质是什么。唯心主义者认为，人的本质是意识或精神，是人的心智。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把这一观点表述得最为明确，用自我意识来说明人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回看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人等于自我意识”。^①在黑格尔回看，没有自我意识，根本谈不上人的本质和人的本性，更谈不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其他事物和现象。这样一来，人的本质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2 卷，第 165 页。

客观世界就成了纯意识的东西，成了“绝对精神”的表现而已。黑格尔的弟子，新黑格尔学派哲学家克罗齐(B·Croce)完全继承和发挥了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把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归结为精神。他说：精神就是整个实在；……除了精神没有其他实在”。^①既然如此，人的本质和人的本性自然也就被克罗齐归入精神这一“整个实在”之中了。究其根源，这种唯心主义观点的前提在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意识、思想和精神。从这一前提出发，这些唯心论者只能用意识和精神解释人的本质。

这种唯心主义早就遭到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反对从“抽象的思维”、“自我意识”和“精神”出发去解释人的本质，而主张从“客体的”或者“感性的”直观出发去加以说明。他从这种“直观”出发看到“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看到人不过是“自然”的人，从而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②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看到人的自然属性而无视人的社会属性，只把人看做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此只能把人视为“抽象的人”或“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或“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费尔巴哈的进步性在于“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

① 参阅全增嘏：《西方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第5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4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卷，第1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48、50页。

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① 结果，费尔巴哈在考察人的本质时，“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2)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的‘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② 由此来观察世界，费尔巴哈只能把世界二重化为“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为唯心主义留下“抽象地”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缺口。^③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剔除了其错误的成分，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从而彻底地把被唯心主义颠倒的人性观纠正过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④ 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从一出生就赋予他以个人的自然存在，“赋予他以生命，使他成为自然的个人”。^⑤ 一方面，人的自然属性表现在人的“肉体组织”乃至“精神”和“意识”都具有自然属性，都是自然的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进一步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那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卷，第 50 页。

② 同上，第 18 页。

③ 同上，第 16、1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2 卷，第 95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2 卷，第 167 页；第 1 卷，第 377 页。

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① 因此，“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应该是我们考察人的本质时“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和“第一个前提”。^② 另一方面，人的自然属性还表现在人不仅仅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或“感性的对象”，而且还“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或具有“感性的活动”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人能够劳动，而且正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③ 这样，劳动就使“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使人在“作用于身外的自然并改造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④ 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一个与唯心主义截然对立的结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人有意识和思想，而在于人能够“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能够劳动。^⑤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这种认识，显然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所不及的。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肯定人的自然属性的同时，还特别突出地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而对人的社会属性发生的忽视恰恰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致命弱点。马克思曾多次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⑥ 因此，马克思始终反对把人看作是纯粹“抽象的”、“自然的”、“孤立的”个人或“一般的人”，而主张把人看作“现实的”、“具体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0 卷，第 38—39 页。

② 同上，第 3 卷，第 23 页。

③ 同上，第 42 卷，第 167 页；第 20 卷，509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卷，第 5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2 卷，第 202 页。

⑤ 同上，第 3 卷，第 23 页。

⑥ 同上，第 12 卷，第 734 页。

“社会的”人。人的社会属性主要表现在：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之中，在一定的“社会形式”里从事实践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因此人及其实践活动就带有一定的“社会性质”。正是人的这种社会属性才使人的感性世界从来就不是什么始终如一的纯自然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① 在阶级社会里，由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人的社会性和个性又“常常受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因而具有阶级性。^②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把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统一起来，而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自然史与人类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联系出发去解释人的本质的，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那么，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起来的要素是什么呢？是人们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亦即劳动。马克思曾指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③ 由此来观察人的本质便应该看到“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④ 因此，“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亦即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质或本性。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且还表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成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动力。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这种活动，这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卷，第50页。

② 同上，第3卷，第86页。

③ 同上，第42卷，第86页。

④ 同上，第42卷，第96页。

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那怕是停顿一年，……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的存在也就没有了”。^①虽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人的活动或劳动的意义，但是他们所说的仅仅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和“理论的活动”而不首先是“物质活动”。^②因此，他们根本无法科学地揭示人的本质，进而说明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

二 人们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人的本质的阐示为我们科学地说明存在的内涵及其与意识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既然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劳动把这两者统一起来而成为人的最基本的本质或本性，那么现实的存在之最基本的内容只能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不是“纯自然”的存在。这是因为，人们在一定“社会形式”里所从事的劳动给人周围的自然环境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之日益失去“纯自然”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举例说：“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依靠商业的结果才在我们这个地区出现。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有依靠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活动”才能作为自然物而存在于我们的周围，才能为人们所感知。^③时至今日，人们周围的自然界由于人们日积月累的劳动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人类社会的“活动”对自然界的深刻影响已日益清楚地被人们所认识。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一切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 卷，第 50 页。

② 同上，第 42 卷，第 163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卷，第 16、3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卷，第 48—49 页。

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只有在人与动物和自然界区分出来后“才有意义”。^①因此，我们所说的现实的存在，主要是指人们的社会存在。

那么什么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②如何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呢？笔者认为，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由诸多因素构成，我们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是人们的物质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人类之所以能够与动物区别开来，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主要是由于人类能够从事物质生产，通过这种第一性的物质活动生产出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来满足自己的吃、穿、住的需要，并在此基础上满足自己的其他需要。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③离开了这种劳动，不但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无从谈起，而且连人类的存在和繁衍都成问题。马克思在谈到这一点时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④因此，马克思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卷，第 50 页。

② 同上，第 1 卷，第 30 页。

③ 同上，第 1 卷，第 32 页。

④ 同上，第 4 卷，第 368 页。

恩格斯始终把现实的人的“物质活动”或“感性劳动和创造”看作是人类社会存在的首要前提和“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①我们理解，现实的人的“物质活动”或“感性劳动和创造”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讲，它仅指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经济交往活动（统称为经济活动）。从广义上讲，它除此外还包括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交往活动（政治活动）。然而，即使在广义的“物质活动”或“感性劳动和创造”中，以物质生产活动为核心的经济活动也居首要地位，在深层次上决定着其他形式的物质活动。

第二，人们的社会存在包括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和经济交往活动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或经济交往形式。社会生产力主要指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发展起来的“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的能力。它直接反映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水平、范围和限度，直接表明人们与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经济交往活动中结成与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交往形式，这种生产关系或经济交往形式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物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和经济交往形式的总和构成一定的经济制度。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经济交往形式具有阶级性，表现为阶级关系，从而也就使经济制度具有阶级性。生产关系或经济交往形式直接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因此它作为人类社会最本质的关系和交往形式，制约着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关系和交往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卷，第 49 页。